

# 无聊的德语文学？

## ——2014年德语文学回顾

何 宁

**内容提要** 2014年的德语文学是伴随着激烈的讨论开始的，文学评论界针对“当代德语文学是否无聊”展开了大论战。本文呈现了论战双方的观点，通过对2014年德语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呈现，反驳了“德语文学无聊说”的论调。但本文同时也认为，在关注好的作品之外，作家及文学评论界同时需要关注如何向大众推介好的文学这一重要问题。

**关键词** 德语文学大论争 文学奖 新问题

和任何一个丰硕的年份一样，2014年的德语文坛也是丰富多彩的，既有热闹非凡激动人心的颁奖，也有对德语文学褒贬之间激烈的思想碰撞和观点交锋，更有沉着冷静却直指人心的力作出现。可以说，我们阅读了，讨论了，颁奖了，庆祝了，当然，我们也为著名作家的离世感到痛惜。本文欲对2014的德语文学进行梳理，来看看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着2014年德语文学的前进和发展。

### 一、2014年关于德语文学的大论争

2014年伊始，德国文坛就爆发了一场关于德语文学的大论争。论争的导火索是文学评论家弗洛里安·克塞勒（Florian Kessler）于2014年1月16日发表在《时代报》上的一篇题为《请让我通过，我是医生家庭的儿子！》的文章<sup>①</sup>。在文章中，克塞勒抨击当代德语文学过于乖巧无聊、顺应时势甚至媚俗现实。而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在他看来，是由于今日年轻一代的作家大都是莱比锡德国文学院或者希尔德斯海姆大学文学创作专业的毕业生，而且更进一步，这些年轻作家几乎全都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层，他们的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晚上时不时读一读瓦尔泽，同时又擅长投资之道”。当然，克塞勒提到了一些例外，宣称“在教授和医生的孩子们从创

---

① 见<http://www.zeit.de/2014/04/deutsche-gegenwartsliteratur-brav-konformistisch>，以下引文都摘自该文章。

作专业的流水线下来成为职业作家之外，自然还有一些奥尔加·歌利亚斯诺娃（Olga Grjasnowa）、萨沙·斯塔尼西奇（Saša Stanišić）等，一些名字上带着小钩子的移民作家”，但当代德语文坛更多响亮的名字来自于教授、医生或者律师家庭，例如尤丽·策（Juli Zeh）的父亲是律师，诺拉·伯桑（Nora Bossong）来自于教授家庭，托马斯·克鲁普（Thomas Klupp）更是住在一个带有美丽庭院的宫殿般的庄园里，而且这些作家几乎都是上述两所写作培养机构的毕业生。

弗洛里安·克塞勒认为，正是由于这些文学培训机构的毕业生们，即当代年轻一代作家们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过于相似和一致，造成他们的写作主题及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正是他们占据着今日德国文学市场），所以，尽管每年有很多的德语文学作品问世，但这些作品的“主题和观点都是可以互相替换的”，甚至那些获得文学奖的作品都根本不了解外面“真实的世界”，这样的德语文学势必是乏味和无聊的。

我们暂且不去探究克塞勒提出的当代德语文学过于无聊的论断是否恰当，在笔者看来，克塞勒文章所给出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克塞勒文章的荒谬之处在于，他认为作者和作品之间存在着某种统一性或曰关联性，只有经历过才能书写。笔者不由联想到百年之前的德国著名探险小说家卡尔·麦，他撰写的多是异域探险故事，例如阿拉伯世界或者美国西部，并因此声名远播。他所描绘的自然风光和生活场景使读者感到他对这些国家非常了解，但令人惊异的是，在写作这些故事时，他并未亲临过书中提到的这些国家。不知我们的评论家克塞勒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而在理论界，在罗兰·巴特提出“作者已死！”这个著名的口号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还有人执着于作者的经历与作品的关系就不免令人吃惊了。不可否认，作者以及他的家庭背景以及个人经历对文学而言是重要的，但这似乎并不应该是评价文学作品最为重要的标准。

但不管怎样，克塞勒的文章在德语文学界及评论界掀起了激烈的大讨论，除《时代报》外，《明镜》《明星》《南德意志报》等多家重要媒体参与这场大讨论里。其中，有同意克塞勒观点的人，例如《世界报》2014年2月24日发表了克劳斯·翁格勒（Klaus Ungerer）的文章<sup>①</sup>，认为德语文学空虚、不通世故，对哈茨救济金领取者、失业女工等现实却棘手的主题视而不见，并讽刺德语文学像“祖母的点心一样”陈旧、过时。当然，也有力挺德语文学的人，例如著名的德语文学评论家、巴赫曼文学奖、莱比锡文学奖评委胡贝特·温克尔斯（Hubert Winkels）就在一次访谈中认为，德语文学很好地拿捏了畅销和主题有趣的平衡。而在所有这些回应的文章里，最激烈的声

① Klaus Ungerer, “Deutsche Literatur—so frisch wie Omas Salzgepäck”, 见<http://www.welt.de/125147915>

音可能来自于马克西姆·比勒（Maxim Biller）2014年2月20日发表在《时代报》上的一篇题为《最后一个驶出口乌克马克》的文章<sup>①</sup>。比勒认为，德国当代文学“无聊得难以想象”，但他认为，德国当代文学之所以无聊、以自我为中心，是因为只有“德国人”在写作，移民作家没有真正参与进来，而“德国作家”们只能生产出“乏味的关于内心的文字”，而没有狂野、诚实和真实的作品。马克西姆·比勒对移民作家群体提出了批评，并指出，移民作家不应该被德国的文学产业“驯化”成为“汤姆叔叔”那样的奴隶，而是要充分利用自己外来者的身份，去写作那些真实的主题。在他看来，只有具有移民经历、至少有移民背景的人才知道，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才有能力给沉闷的德国文坛带来清新之风，但前提是他们必须不被驯化，不能走上“入乡随俗”的道路。在比勒看来，移民作家，即克塞勒所言的“姓名上带小钩子”的那些作家，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歧视抗争，赢得学习德语的战争，这都是他们独享的生活经历，所以他们才有可能给德国文学带来新题材、新方式，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但他同时认为，如果移民作家不写作关于自己的移民经历，那就是一种适应，但如果他们写作相关题材，又要警惕自我奇观化的陷阱。

比勒的文章一发表，立即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论战。阿塞拜疆裔作家奥尔加·歌利亚斯诺娃（Olga Grjasnowa）于2014年2月8日在《世界报》上发表了题为《德国，你的诗人们——比宣称的更多样化》的文章<sup>②</sup>，对比勒将作家群体划分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作家和身陷困挠、有移民背景而无教育背景的移民作家的分类方法进行了抨击，并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对比勒作出了回应。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勒似乎忽略了另一件事实，即可能有别于其他社会领域，德语文学早就拥有了一大批跨文化和具有不同语言背景的优秀作家：例如，匈牙利裔的特雷西亚·莫拉（Terezia Mora）和安·科滕（Ann Cotten）、土耳其裔的费里顿·蔡默格（Feridun Zaimoglu）、阿塞拜疆裔的奥尔加·歌利亚斯诺娃、塞尔维亚裔作家梅琳达·纳吉·阿波尼（Melinda Nadj Abonji）、波黑裔的萨沙·斯塔尼西奇（Saša Stanišić）等等，甚至在年初因为自己关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言论而激起轩然大波的、2013年毕希纳文学奖得主西贝莉·莱维沙洛夫（Sibylle Lewitscharoff）也拥有一个保加利亚裔父亲。所有这些带有移民背景的作家都写出了成功的作品，获得了很多的文学奖项，他们并不一定要写作移民题材，但他们也绝非汤姆叔叔的做派。所以，在笔者看来，比勒犯了和克塞勒同样的错误，即把作家的背景、经历与作品本身联系起来，同时，他对德语文坛本身即具有的

① <http://www.zeit.de/2014/09/deutsche-gegenwartsliteratur-maxim-biller>

② <http://www.welt.de/124655990>

多样性的现状故意视而不见。

但整体而言，我们认为，发生在2014年初的这场关于德语文学的大讨论还是促使人们深入思考当代德语文学，至少是吸引了人们对于德语文学的关注，所以这样的讨论还是大有裨益的。

## 二、关于小岛的大作：《克鲁索》和《孔雀岛》

2014年是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十五个年头，德国为此展开了一系列纪念活动，而出自鲁茨·塞勒（Lutz Seiler）之手，以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夕为时代背景的长篇小说《克鲁索》（*Kruso*）获得2014年德国图书奖，不能不说是一种美妙的巧合。事实上，《克鲁索》是鲁茨·塞勒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获奖前就登上了《明镜》周刊的畅销榜，并且在获得德国图书奖之前已将乌韦·约翰逊文学奖和玛丽·路易斯·卡什尼茨文学奖收入囊中。

单看这部小说的名字——《克鲁索》，读者就可以明白，鲁茨·塞勒的这部小说与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克鲁索》就是一部现代版的《鲁滨逊漂流记》。确实，两位作家都将小说的场景设置在小岛上，丹尼尔·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因为风暴而流落在一个杳无人烟的孤岛上；鲁茨·塞勒作品中的主人公同样在德国北部波罗的海上的一个小岛，即西登塞岛上（Hiddensee）寻求着自己的庇护所。但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来到小岛的原因却大相径庭：鲁滨逊是因为渴望航海，一心想去海外见识一番，才在第四次航海途中遇到风暴，船只触礁，船上水手、乘客全部遇难，唯有鲁滨逊幸存，只身漂流到一个孤岛上；而《克鲁索》中的两位主人公却是由于生活的伤痛而来到西登塞岛，克鲁索在西登塞的海边失去了自己的姐姐索尼娅，埃德加则是失去了自己挚爱的女友。

西登塞岛因为距离丹麦领土不过五十公里，而成为原东德人人向往的自由之地。1989年夏天，在女友意外去世后，深感痛苦绝望的二十四岁大学生埃德加·本德勒（Edgar Bendler）离开了自己学习的地方哈勒，前往西登塞岛。西登塞岛上聚集了一群奇奇怪怪的人，埃德加在那里结识了克鲁索，并和克鲁索建立起犹如《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和“星期五”关系的、真挚而深厚的友谊。克鲁索原本是一位苏联将军和一位女杂技演员的儿子，但在母亲去世、父亲被调回苏联后，克鲁索就和继父母生活在这个岛上。克鲁索在这里被自己的姐姐丢弃，姐姐试图游过大海，逃往自由的丹麦，但却不知所终，自此克鲁索就试图建立一个“西登塞自由共和国”，接纳那些所

谓的“旅游者”和“乘船遇难者”，这些人实质上都是对东德社会失望透顶而力图离开、寻找自由的人。西登塞岛，成为一个“时间之外的”存在，一个乌托邦，一个让东德人“不用越过边境，就已经离开这个国家的”<sup>①</sup>的地方，在这里，克鲁索承诺引领大家找到自由。然而，随着柏林墙倒塌、东德解体，西登塞岛上的人们一个个离开了，最后就只剩下埃德加·本德勒和克鲁索，他们迎来了最后的“生存之战”。

德国国家图书奖评委会认为，鲁茨·塞勒运用富有诗意的、感性的、魔术般的语言描写了1989年夏季发生在西登塞岛上的故事。读者可以将克鲁索与埃德加之间激动人心、引人入胜的故事理解为既关乎个人又关乎历史的沉船事故的故事。评委会同时称赞《克鲁索》具有一种特别的张力，是为那些因逃亡而冒险渡过波罗的海并不幸丧命的人所奏的安魂曲，是一支寻找内心自由的赞歌。

2014年的德语文坛还有另一部关于小岛的大作，那就是托马斯·黑特歇（Thomas Hettche）的《孔雀岛》（*Pfaueninsel*）。继2006年进入终选名单、2010年进入大名单，2014年托马斯·黑特歇凭借《孔雀岛》再次入围德国国家图书奖终选名单。虽然最后与2014年德国图书奖失之交臂，但托马斯·黑特歇还是获得了2014年的威廉·拉贝文学奖以及2014年首次设立并颁发的巴伐利亚图书奖。

孔雀岛是柏林西南部哈弗尔河中的一个岛屿，临近波茨坦，是德国十九世纪修建的一座“人造天堂”，这里是普鲁士国王休憩之所，岛上有很多来自异域的动物，生活着侏儒，一位南太平洋海岛土著，一位巨人以及一位黑人。小说以一位在孔雀岛上确实真实存在过的女侏儒玛丽为依据，虚构出玛丽在孔雀岛上的生活以及她与园丁古斯塔夫·芬特曼的悲剧爱情。小说借由玛丽的一生，展现出十九世纪的图景，探讨了自然秩序、人类对美的态度、对肉欲的渴望以及人的尊严等问题，并同时探讨时间的本质、艺术和科学与自然的关系等哲学命题。

### 三、关于原东德：《节日之前》和《四月》

作为德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柏林墙的建造和倒塌以及德国曾经的东西分治，给德国人带来了深切的伤痛和深刻的反思，时至今日，那段历史仍是当代德语文学的重要题材。对于柏林墙倒塌二十五周年的2014年而言，除获得德国国家图书奖的《克鲁索》外，还有两部相关题材的作品值得关注，即青年作家萨沙·斯塔尼西奇

<sup>①</sup> Lutz Seiler, *Kruso*, Suhrkamp Verlag, 2014, S. 164.

(Sasa Stanisic) 获得2014年**莱比锡图书奖**的小说《节日之前》(*Vor dem Fest*) 和安格莉卡·克鲁森道尔夫(Angelika Klüssendorf) 获得**赫尔曼·黑塞文学奖**的作品《四月》(*April*)。

萨沙·斯塔尼西奇1978年出生于波斯尼亚东部一个名叫维舍格拉德的小城，1992年波黑战争爆发，十四岁的萨沙·斯塔尼西奇跟随父母逃亡至德国海德堡。2006年，萨沙·斯塔尼西奇发表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小说以前南斯拉夫内战为背景，描述了一个波斯尼亚男孩亚历山大的经历。该作品被视为德国移民文学的杰出之作，入围2006年德国国家图书奖，并获得2008年沙米索文学奖。

《节日之前》是斯塔尼西奇2014年的新作，这次，作者将故事的场景设置在前民主德国乌克马克县一个名为菲尔斯滕费尔德的村庄，村庄与世隔绝，唯一具有现代特征的标志是一台破旧的自动香烟售卖机。在一个“大家都不太确切知道，庆祝什么”的节日之前，一系列角色粉墨登场：管理村庄档案的施维尔姆特太太，原东德人民军上校，厚爱的护林人施拉姆先生，年逾九十且患有夜盲症的画家克兰茨太太，养了一大群鸡的迪茨先生，以及一只属于童话世界的狐狸妈妈，它总想把鸡蛋偷走给自己的孩子……可以说，小说描述了一副边缘村庄的边缘人物的群像。

安格莉卡·克鲁森道尔夫1958年出生于原东德阿伦斯堡，1985年移居联邦德国，先后写作了《欲望》(1990)、《幸运无比》(1994)、《所有人都这样生活》(2001)、《女孩》(2011)等作品。《四月》讲述了一个名为“四月”的东德女孩在七十年代末莱比锡所度过的混乱、迷茫的青春。她反叛：偷东西，喝酒；她爱幻想：给自己想象中的情人写信，信里，她一会儿是学生，一会儿是演员；她吹牛：为了让别人注意自己，故意编造一些故事；她孤独：混迹于作家、艺术家、演员圈里，只为和别人建立联系……可以说，小说展现了一个借助艺术和文学而成长的女孩的故事，有迷茫，有伤痛，但终有成长。

#### 四、关于当下的生活：《惊惶之春》和《三千欧元》

文学既要关注历史，又要关注当下的生活。2014年的德语文学，有两部关于日常生活的作品值得一读。瑞士女作家基尔特鲁德·罗通艾格(Gertrud Leutenegger)的《惊惶之春》(*Panischer Frühling*)以2010年冰岛火山爆发为背景。火山灰导致整个欧洲的航空陷入瘫痪，上万人滞留机场，整个世界进入一种紧急状态，唯有伦敦泰晤士河上空依然是蓝天白云的春天景象。女主角在伦敦桥上偶遇一脸上有红色胎记的男

子。男子从南部海岸逃至伦敦，以卖报为生。偶遇的两人奇妙地互相信任，并向对方坦露自己内心的伤痛和希望，随着交往的深入，尘封的秘密浮现出来。但在航班恢复之时，男子却突然消失。小说的结尾，女主人公踏上了找寻男子同时找寻自我的旅途。

托马斯·梅勒（Thomas Melle）所著的《三千欧元》（3000 Euro）讲述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单身母亲和前法律系大学生之间的爱情，探讨人性、爱情的美丽与脆弱。女主人公为了实现自己生活的小小梦想——去美国旅游——而拍摄了色情电影，但迟迟拿不到自己的三千欧元报酬；男主人公因信用卡透支三千欧元而面临起诉。两人在超市的收款台相遇，随之也愈走愈近，但两人所处的生活困境却使他们之间的爱变得遥不可及。小说展现了底层人物的生活困境，并抨击了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 五、关于文学奖项和辞世作家

德语国家有大大小小几百个文学奖项，除上述提到的获奖作家及作品外，还有一些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德语文学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项、素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的**毕希纳奖**2014年授予了八十一岁的德国著名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尤尔根·贝克尔（Jürgen Becker）。尤尔根·贝克尔1964年发表散文集《原野》（Felder），自此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之路。在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里，他突破了诗歌和散文、小说的界限，展现出细腻、感性的语言艺术。

德语文学界的另一个重要奖项即奥地利**英格博·巴赫曼文学奖**2014年则颁给了德国作家特克斯·罗宾维茨（Tex Rubinowitz）的中篇小说《我们从未在此》（Wir waren niemals hier）。小说用简练、充满幽默的语言描述了男主人公对很久之前他和一个立陶宛姑娘的感情经历。

另外，德国作家吕迪格·萨夫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获**托马斯·曼文学奖**（Thomas-Mann-Preis）；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申德（Robert Schindel）获得**亨利希·曼文学奖**；德国作家马塞尔·拜尔获**克莱斯特奖**；女作家燕妮·艾尔彭贝克（Jenny Erpenbeck）获得**汉斯·法拉达奖**。

2014年10月7日，德国当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德语战后文学杰出代表西格弗里德·伦茨（Siegfried Lenz，1926—2014）在汉堡逝世，享年八十八岁。伦茨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伯尔齐名，被公认为“德国当代文学三巨头”。他的代表作《德语课》被译成近四十种语言，在当代德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14年3月7日，当代德语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乌韦·蒂姆（Uwe Timm，1940—2014）去世。乌韦·蒂姆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2001年的作品《红》以及2003年的《以我哥哥为例》。实际上，早在1974年，蒂姆就凭借《炎热的夏天》这部反映“六八学生运动”的小说引起了德语文学界的关注。1993年他的中篇小说《发现咖喱香肠》更是大获成功，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并于2008年被搬上银幕。2005年，短篇小说集《朋友和陌生人》引起了很大反响，2013年他的最后一部小说《群鸟之地》出版，并入围当年德国图书奖。

## 六、需要关注的新问题：如何推介好的德语文学

德国拥有两千多家出版社，每年出版新书达八万多种。综观2014年《明镜》《书业周刊》及亚马逊等各大图书销售榜单，文学类书籍仍是最受欢迎的读物。因此，笔者认为，仅凭每年出版的为数众多的德语文学作品，就没有人能够真正宣称，德语文学是无聊的。同时，上文所提到的那些作品无论在题材和内容上，还是语言和写作方式上，都可以有力反驳克塞勒所称的“德语文学无聊乏味”的论断。

在和马克西姆·比勒进行的一场对话节目中，文学评论家伊娜·哈特维希（Ina Hartwig）指出，德语文学的问题可能并不在于没有好作品，而是在于如何向读者推介那些好作品。而这正是文学评论的任务和价值所在。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一种新的趋势，已经有一些作者开始把自己作品的推介和市场运作掌握在了自己手里。例如，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现在就仅仅在网络上出版自己的作品，她同时也是Fiktion（“虚构”）——一个致力于将那些“不符合现行市场标准的德语和英语文学”进行数字化出版的作家联盟——的顾问组成员。这些作家们不再依附于出版机构的感觉和判断，而是希望开辟出新道路，例如成立合作社、基金会，或者借助于捐助、外部投资等，但总而言之，他们不再单单依靠出版社。我想，在讨论什么是“好”的文学之外，如何向大众推介那些好的文学，这也是一个作家及文学评论界需要讨论、关注的新问题。

\*本课题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14YJ020017 项目名称：统一后的德国文学现状和趋势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责任编辑：杜新华